

<<镜·龙战>>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镜·龙战>>

13位ISBN编号：9787201057378

10位ISBN编号：7201057375

出版时间：2007-11

出版时间：天津人民出版社

作者：沧月

页数：353

字数：4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镜·龙战>>

前言

二 三年的暑假，某一日醒来，决定构筑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于是一头扑在电脑前，写下了《镜》的第一行字：“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有仙洲日云荒……”盛夏的清晨，窗外有蝉鸣，绿荫婆娑，我坐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把双足浸没在一盆冷水里，在电脑前一动不动坐了一个下午，手指在键盘上跳跃如飞。

冰封神戒，白瓔坠天，苏摩归来，地宫夺宝，龙战于野……一幕一幕接连不断地在眼前浮现出来，那个世界是如此真实，真实得近在咫尺。

我甚至能看到每一个人物的脸，看到他们说话和蹙眉的样子，能体味他们每个人的心情，并感同身受。

——如今的我已然不能清晰地回忆起那时候的心情，只记得那些故事仿佛在心中埋藏已久，当第一铲掘出的时候地火喷涌而出，种种激烈的情绪在胸臆中呼啸，排山倒海而来，迫使我不眠不休地坐在电脑前，把脑海里浮现的那些画面凝固成文字。

我花了整整一个暑假的时间，完成了第一卷《镜·双城》——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没有离开过那台一九九九年买来的破旧电脑，对外界一切不闻不问，仿佛灵魂被抽离到了另一个世界，只留下一个躯壳在电脑前奋战不息。

如今回想，那真是一段神奇的岁月，可能在我的一生中只会出现那么一次——想象力和灵感爆发的时刻，一切如风暴般呼啸而来，其中种种的丰富和绚烂，让人仿佛瞬间度过了几生几世……如鱼饮水，妙处难与君说。

<<镜·龙战>>

内容概要

鸟灵幽凰对苏摩又爱又恨，往生碑、梦魇森林恐怖诡异，傀儡阿诺断线逃走，白薇不死之眸遥忆当年事……如果那些爱恨可以永世不忘，牵绊今生的前尘往事便不会随风而逝……

<<镜·龙战>>

作者简介

沧月，出生于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交界点。

浙大建筑学硕士，即将执业。

小学开始热爱看小说，中学沉迷于写作，大学移情于动漫游戏。

硕士生阶段集以往之大成，开始写属于自己的故事，先后创作了《血薇》《护花铃》《镜·双城》《镜·破军》等等。

1999年，获得浙大发起的迎金庸就任人文学院院长宝丽杯武侠大赛二等奖。

2004年，获得温瑞安颁发的首届神州奇侠武侠文学创作大奖。

现为国内武侠奇幻市场中最受欢迎的写手之一，网上拥有百万读者，网下也有着高涨的人气。

<<镜·龙战>>

书籍目录

Chapter 1 星之陨Chapter 2 石中火Chapter 3 梦中身Chapter 4 往世书Chapter 5 战龙于野Chapter 6 盗宝者Chapter 7 海皇Chapter 8 帝王谷Chapter 9 古墓Chapter 10 密藏Chapter 11 邪灵Chapter 12 兄弟Chapter 13 千年Chapter 14 分离Chapter 15 大营Chapter 16 重逢Chapter 17 破车

<<镜·龙战>>

章节摘录

沧流历九十一年六月初三的夜晚，一道雪亮的光芒划过了天空。

那是一颗白色的流星，大而无芒，仿佛一团飘忽柔和的影子，从西方的广漠上空坠落。一路拖出了长长的轨迹，悄然划过闪着渺茫宽阔的镜湖，掠过伽蓝白塔顶端的神殿，最后坠落在北方尽头的九嶷山背后。

观星台上玑衡下，烛光如海，其中有一支忽然无风自灭。

伽蓝白塔神殿的八重门背后，一双眼睛闪烁了一下，旋即黯淡。

黑暗中一个含糊的声音低低发出了几个音节，似乎简短地陈述了某个事实。

然而那几个外人无从得知含义的音节、却让刚进入神殿的巫真云烛脱口低呼，匍匐在地。

“那颗一直压制着破军光辉的星辰、终于坠落了。

”——方才那一刹，智者大人是这么说的。

她知道智者口中的“破军”，是指代此刻正在北荒执行绝密任务的弟弟云焕。

然而，她不知道智者所说的坠落星辰，是不是她多年来一直在默默观望的那颗“虚无”和“静止”的黯星？

十六年来的与世隔绝，却不能阻挡她每夜于万丈白塔之颠，眺望星空、为亲人长夜祈祷。

她一直认得和弟妹宿命对应的那两颗星辰，也留意着牵制他们的辅星。

每一夜，她都看到一颗黯淡的星辰悬于正北。

那颗星没有光芒、不会移动，有一瞬她甚至以为那是一颗已经湮灭的星辰留下的幻影。

然而，正是这颗星、一直压制着破军的光芒。

她长久地守望，看着夜空中破军旁边那颗寂灭不动的黯星，无数次的猜测过那颗星辰照耀的又是什么样的人。

今夜，不祥之星萤惑现于北方——其南为丈夫丧，北为女子丧——那么，今夜对应流星而逝去的，应该是一位女子。

她甚至不知道弟弟生命中何时出现了这样重要的女子。

她也无法推算这颗星辰若坠落，破军的流程又会如何？

弟弟将从砂之国找回如意珠、顺利返回帝都？

还是又将面临着一场失利？

前日，幼妹云焰在服侍智者大人开水镜的时候，不知何故忽然间触怒了智者，被褫夺了头衔赶下伽蓝白塔，一夕间跌回尘土成为平民，十大门阀中已经颇有议论，一些宿敌更是暗中蠢蠢欲动——如果二弟此次在砂之国没有完成任务，那么整个云家就岌岌可危了吧？

“在西方的尽头，他正在渡过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智者大人的再一句含糊低语，打断了她此刻千头万绪的种种假设。

“啊？

！

”云烛大惊，眼睛里有恳求的光。

然而十几年的沉默让她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她只能发出同样含糊的语声、急切地表达着自己的意愿。

“你想求我救你弟弟，是吗？

”黑暗中的语调不徐不缓，却毫无温度，“我会一直看着破军的。

你弟弟很有意思。

但我不救他……也没有人能够救他。

但我答应你：如果他这次在西域能够救回自己，那末、到伽蓝城后，我或许可以帮他渡过下一次的危机。

”巫真云烛惊疑不定地抬起头，在黑暗中茫然前视——智者大人这番话，又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我前几日开水镜、看到的是啥吗？

”智者大人在黑夜里笑起来了，那个声音含糊而混沌、仿佛一团化不开的黑，“空海之盟已经成立了

。

<<镜·龙战>>

我……看到了云荒命运转折的那一刹那……真是有意思……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巫真震惊地睁大了眼睛：空海之盟？

智者大人是说、空桑和海国结下了盟约？

这样重大的事情，智者居然一直不曾告知十巫中的任何一位么？

云焰触怒智者，就是因为此事？

“云焰太自以为是……”果然，她的所有想法都被洞悉，黑暗中那个含糊的声音里带了低低的冷笑，“在我面前，她也敢自以为是。

还想将天机泄露给十巫，她想干预云荒的命运…不是一个合格的守望者啊……你，应比她聪明吧？

”“啊……”喉中发出了惊悚的低呼，巫真云烛叩首于地，不敢抬头。

“帝王之血的复生和海国的复兴…破军的光芒将会照彻亘古——我，曾以为云荒在失衡后已经无可救药了。

不想这片失去了‘护’之力量的杀戮之原，自身也有调和的力量……”黑暗里那个声音仿佛有悠长的回音，意味深长，“云烛，我们一起来看着这天地吧……直到最后一颗星辰坠落。

”白光从遥远的西方迢迢而来，向着这一片弥漫着冥气的山峦坠落。

九疑山幽冥路的尽头、一道倒流的瀑布横亘在那里，仿佛一堵隔断阴阳两界的巨大墙壁。

那自下而上汹涌流动的苍黄色之水来自苍梧之渊，沿着幽冥路一路向高处奔流，汇集了梦魇森林的妖气和怨气、浸透了空桑王陵的死意和冥色，最后在九疑山顶卷地而起，汇成了巨大的瀑布，倒流着消失在天尽头。

那便是九疑山上分隔阴阳两界的“黄泉”，如同立于天地间的巨大照壁，将生死隔离。

所有死去的灵魂，都会投入那一道倒流的苍黄色瀑布中，被带往看不见的天际，然后，从那里转生。

那道光白光迢迢而来，转瞬湮没在巨大洪流中，随着滔滔黄泉消失在天际。

一个名字，忽然从一面碑上浮凸出来，放出淡淡的光华，然后隐没。

慕湮。

“空桑一代剑圣，竟也湮灭于此夜。

”九疑山麓，那金壁辉煌的离宫中，忽然有人抬起头，望着天际长长吐了口气。

那是个五十许的中年男子，高冠博带，赫然王者装束。

然而和那一身装束不相配的、却是他眼中一直闪动的阴冷狡狠气息。

仿佛是倦了，观星的王者垂下头去，嘴角忽地出现了一个冷笑：“九十年了……这世上和空桑相关的事情是越来越少。

我想再过百年，只怕云荒上已经没有人会记起‘空桑’这两个字了吧？

”侍立在侧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听得王者这样的叹息，却不知如何回答。

当日，出卖故国、勾结外敌的，不也就是他么？

、因为识时务、应变得快，所以在那个腐朽的空桑王朝轰然倒塌后，其余五部全灭，青之一族依然毫发无损——不仅没有在改朝换代中遭到损失，甚至连属地九疑都保留了下来，此后百年里得到了沧流帝国的特别看顾，待遇不低于前朝。

如今，该得到的都得到了，荣华、封位、富贵、甚至长生……贵为九疑王的眼前人，为何还念念不忘前朝？

若是十巫知道了，不知又做何感想。

沉默了半晌，白发老人弯下腰来，想扶起王者，殷勤开口：“夜也深了，您不要再在往生碑前久留，回去歇息吧！”

”“骏儿，你先回去吧。

你年纪大了，得早些休息。

”王者开口，如唤晚辈那样唤着那个须发皆白的老人，淡淡，“我还要多留一会儿。

最近往生碑上不停闪现新的名字，半月前几乎一日满碑皆是——这么多死者……我想，大约云荒的变乱又要到了。

”那个老人一惊：“您说天下又要大乱？

可沧流帝国的统治，哪能轻易撼动？

<<镜·龙战>>

” “呵……”九疑王仰着头轻轻笑了起来，没有说话，只是道，“你下去休息吧。”

” “是，父王。”

”白发老人无奈，只得领命退下。

一直到穿过了游廊，走入了最浓重的阴影里，老人才暗地里回头，看了王者一眼。

那一眼里，不知道有多少暗藏多年的厌恶与憎恨，在暗夜里如匕首般雪亮。

然后，那个白发萧萧的世子沿着建筑的阴影往外走了开去。

离宫里，又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

——九疑山的山腹里，那些连绵不断的巨大墓室中，应该也是这样的寂静吧？

万籁俱寂后，九疑王独自面对着那一面往生碑，出神。

那座一丈高、三尺宽的碑寂静无声地伫立在夜色里，碑身洁白如玉，上面隐约有点点红斑浮现，底座是一只形状怪异的巨大骷髅头，嘴里衔着一把剑，深深的眼窝似乎看不到底。

传说这座往生碑是开创空桑王朝的星尊大帝所立，也是这位最伟大帝王留在九疑的唯一一件标记。

七千年王朝更替，九疑山遍布着历朝皇帝皇后的寝陵，几乎将山脉彻底凿空。

然而，其中唯独缺少的，却是第一代星尊大帝和白薇皇后的遗体灵柩。

这一对伟大的帝后，被视为远古时期魔君神后的转生。

相传他们在生命终结的时候，踏上了倒流往天际的黄泉瀑布、离开了尘世，去往上古神人葬身的北海轩辕丘，因此并无留下遗骸。

唯一留在九疑山的、除了衣冠冢外，不过是一座石碑。

石碑上没有一个字，底座是狰狞可怖的骷髅头，嘴里衔着那一柄传说中星尊帝当年的佩剑“辟天”，隐喻着一将功成万骨枯。

然而，没有人知道一生叱咤睥睨、所向披靡的星尊大帝为什么要在死前立下这样一座碑。

那空无一字的石碑，是暗示着是非功过任后人评说；抑或是对自己的一生无言以对？

然而，这一面无字石碑凝聚了帝王之血的神力，却成了沟通阴阳两界的镜子。

每当有灵魂前来九疑，投入黄泉，石碑上便会闪现那个人的名字。

在这里不曾被修筑成九疑王离宫、与世隔绝之前，这块碑是可以被所有空桑百姓所触摸的——每次云荒上有人亡故、他们的亲友便会在转生期满之前，千里迢迢来到这里，送亡灵最后一程。

然后，对着这面石碑上一闪而灭的亲友名字痛哭祭奠。

所以往生碑在空桑民间、又被称为“坠泪碑”。

千年来空桑人在此碑前哭泣，血泪浸入石碑、洁白的石头中竟隐隐蔓延开了红丝，而石碑下那个骷髅底座，也被抚摩得光可鉴人。

这座由星尊大帝立下的、守望着子孙后裔的石碑，凝聚了多少年的血泪和悲哀，成为通灵的神物。

九十年前空桑覆灭那一日，天摇地动，无色城开。

那之后，原本就是此地藩王的青王辰得到了沧流帝国的特许，继续保留了这块封地。

然而新封的九疑王却无法享受这种安定——因为一夕之间，整座九疑山都颤动起来！

无字的碑上忽然沁出血珠，沉默衔剑千年的骷髅忽然张开了口，仰天大吼，眼中泪流如血。

仿佛地底下埋葬着的空桑历代帝后全睁开了眼睛，怒视着叛国的青之一族，发出了诅咒。

王陵中原本蛰伏封印的邪灵纷纷出洞，吞噬封地上百姓；而倒流的黄泉居然改成了顺流，将无数冥界冤魂厉鬼从地底带入了这个世间！

无论神庙里的僧侣和巫祝怎样日夜祈祷，都无法平息整座九疑山上王陵中的愤怒。

最后无奈之下，新任的九疑王听从了伽蓝白塔顶上智者的谕示——来到往生碑前，从怒吼的骷髅嘴里抽出那把长剑，将一妻六妾九子、尽数斩杀在碑前。

血泼碑面，待得最后一个儿子杀尽，骷髅眼中流的血终于停止，牙齿合拢，咬住了那把剑，重新沉默。

九疑王以全家的血平息了地底的怨恨，将封地重新安定。

妻子总会再有的。

那时候他是那么想着，无视于结发之妻和子女的哀求痛哭。

那之后他安享这这片土地上的一切，也纳了十多名姬妾，然而十年中居然一无所出。

<<镜·龙战>>

他曾求于伽蓝帝都的十巫，然而即使是最精通炼丹的巫咸长老，都无法可想。甚至，连属地上的青族都开始人丁寥落，每一对夫妇生育的子女往往只有伶仃一两个，甚或无子，整整一族都开始逐渐衰弱。

那时候，他才知道这块土地上浸透了空桑先皇的诅咒，根本不会容许他再有子孙后人。

有一段时间九疑王疯狂地纵情于声色之间，直到身体虚弱不堪。

十年之后，他听从了属下臣子的建议，收养了同族的青骏，并立其为世子。

然后，再也不曾接近过女色。

然而这些年来，一直服用着巫咸赠与的延年驻颜灵丹，他外貌丝毫不见衰老，反倒是当年收养时才十三岁的青骏不可避免的老去，如今已经是八十高龄，却一直只是世子的身份。

“他定然在想：你怎么还不死？”

“忽然间，空无一人的离宫内，有一排字慢慢浮凸在碑上。

九疑王悚然一惊，低下头看着底座上那个骷髅，面色厌恶已极。

又是这个阴魂不散的东西！

自从得到了这块封地后，每夜都要听着这个骷髅的喋喋不休，至今已经将近百年。

那个骷髅瞪着深不见底的空眼眶，牙齿依然紧紧咬着那把剑，然而字迹却慢慢浮现在无字的石碑上：

“你的死期到了。

”“闭嘴！

“九十年来的高枕无忧锦衣玉食，当初权臣的阴枭冷定似被消磨了不少，九疑王一怒踢在骷髅牙齿上，冷笑，“青骏狼子野心，和帝都里巫朗那厮勾结、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倾国之乱我都过来了，岂会栽在那小子手上？”

“骷髅深深的眼窝里，似乎有冷笑的表情：“我说的，不是他。

”“那是谁？”

“九疑王倒是一惊。

洁白的玉碑上，忽然闪现出了一幕景象：木叶萧萧而下，一名黑衣的傀儡师在暗夜里赶路，蓝发拂过密林的枝叶，悄无声息。

他的身后、一只有着妖艳女童面容的鸟灵静静跟随。

“那是……”九疑王凝视着那一闪即逝的身影，被那样无俦的美丽震惊，恍然觉得眼熟，却想不起是谁。

“当年你手上的那个傀儡。

“那个骷髅似乎在笑，那种笑容仿佛是地底涌出的，凝聚了无数恨意——“当初种的因，请看如今结成什么样的果吧。

”幽暗的密林里，山风簌簌而下，带来远方九疑山上阴冷的寒意。

然而傀儡师却在这样阴邪的气息中，舒展地叹了口气。

肩上坐着的那个偶人同时也长长做出了一个叹气的动作，当然，不会有任何气息从这个傀儡口中吐出。

一个多月前从桃源郡出发，一直昼夜不息地向着北方走，苍梧之渊已经近在咫尺，九疑山上亡灵的叹息也近在耳侧——他不敢有半丝耽搁。

过了前面这一片密林，便是目的地了。

有一片叶子拂到了脸上，轻轻触了一下便飘开。

然而这样轻微的触碰、却让走着的鲛人忽地一震，在原地顿住了脚。

全身的“眼睛”都张开了，在暗夜里窥探着外物。

这是……梦魇森林？

居然在这里遇到了梦魇森林么？

那一片传说中位于九疑山麓，却四处漂移无定的邪魅森林，居然在今夜选上了他？

傀儡师的眼睛陡然睁开了，静默地站在无穷无尽的黑暗中，握紧了手指。

“呀！

这是什么？

<<镜·龙战>>

”前方传来惊呼，黑暗中扑簌簌一声响，有什么东西轰然倒塌——探路的幽凰扇着翅膀跳了起来，费劲力气将那棵树整个击断，才从一头撞上的藤萝里解开。

“见鬼啊，我刚才分明还看到这里有一幢房子，里面有灯火的！”

怎么一头就撞上了这些藤萝？

”已经有好几根漆黑的长羽被藤萝卷走，鸟灵疼得皱眉。

忽地看到了一支依旧牢牢卷在她翅膀上的藤萝。

那个藤萝居然白皙如肌肤，末端还长着如人一样的小小的手，紧紧揪住她的羽毛。

鸟灵爱惜自己的羽毛就如人爱惜自己的容貌，眼见自己的羽毛被揪落，幽凰宛如看到老鼠爬上裙子的少女般尖叫起来：“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一边说着，一边跳脚，她向着那支藤萝抓去——一抓之下，那支藤萝立刻冒起了白烟，发出了一声尖叫。

那声尖叫在空寂的森林里回荡，居然激起了无数回音。

暗夜里，似乎有无数看不见的东西涌过来了。

幽凰吓了一跳，扑扇着翅膀后退、变回女童的形貌，落到了苏摩身边。

“那……那是什么？”

真见鬼，那是什么！

”她结结巴巴地问，眼光却是看向整座动起来的树林，霍地发现整座森林根本不是树木组成，而是活动着的无数巨大藤萝。

那些藤萝有着白皙的肌肤，宛如人纤长的手臂，在暗夜里舞动。

苏摩没有回答，只是站在原地沉默，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

同伴被伤害，那些藤萝发出了尖叫，纷纷逼了过来。

无数雪白诡异的枝条直伸过来，枝条末端的手原本是纤细秀丽的，此刻铮然弹出了一寸长的青色指甲来！

邪异鬼魅的气氛弥漫在风里。

幽凰知道强敌环伺，连忙又从女童形貌化回了真身，九子铃铮然发出，削向那些不停逼过来的触手。

一声脆响，一条藤萝应声断裂，裂口里流出冰冷鲜红的汁液，然而九子铃上也有一个铃铛碎裂开来。

落到地上。

“这到底是什么？”

”幽凰看着满空抓过来的修长利爪，又是恼怒又是惊慌——一路行了几千里，都是平安无事，居然快到九嶷山的时候遇到了这种鬼东西！

原本就充满了杀戮气的鸟灵眼里露出了冷光，再也不愿多纠缠，忽地尖啸一声。

随着她的尖啸、每一支方才脱落的黑羽拔地而起，宛如利剑般绞杀在漫空的藤萝中！

幽凰恢复了鸟灵首领应有的森然凌厉，在半空中重新展开了翅膀——那些羽毛上弥漫着惨白色的辉光，一支支如同钢铁般锋利！

仿佛一把巨大的剑缓缓展开，翅膀碰到的地方、所有藤萝都尖呼着避开来。

“是鸟灵！”

她是鸟灵之王！

”忽然间，地底传来了一个语声，沿着闷闷的传开，让人脚底感到了某种震颤，“不要捕食了，快走！”

”所有藤萝飒地抽回，立刻风一样地在黑暗中后退。

然而就在那一刹，一直漠然旁观的傀儡师忽然动手了——苏摩足尖一点、疾冲而出，没入黑暗森林的某一处。

霍然驻足探身，抬手插入了地下，直将整个手臂都没入泥土。

地底下陡然传来了一声痛呼，整个地面都颤了一下。

“我抓到你了。”

”苏摩单膝跪在地上，将手插入了泥土，冷笑。

“放开她！”

<<镜·龙战>>

”那些刚刚退去的藤蔓忽地又出现了，漫天漫地地扑过来，再也不顾一边幽凰张着翅膀虎视眈眈的神色，奋不顾身地抢身前来。

幽凰急忙阻拦，然而尽管努力张开了双翅，能挡住的范围依然有限。

一个顾不上，好几条藤蔓依旧穿过她直奔苏摩而去。

傀儡师没有动，肩头的小偶人看着漫天伸来的雪白手臂，仿佛觉得有趣，抬手一划、嗤啦一声那些东西便藕片般地掉落下来，冷冷的、鲜红的汁液洒在它脸上。

——然而就在那一瞬间，阿诺的表情也有些僵硬，仿佛震惊般地，它侧头看了傀儡师一眼，顿住了手。眼里有疑问的光，仿佛遇到了什么难解的问题。

“住手。”

”苏摩喝止，然而手臂一用力，便破开了腐土，将地下那物提了上来。

那是一个柔软的囊，三尺长，囊下仿佛植物的根茎一样，长着蓝色的根须。

从那个根茎上生长出了四根白皙的藤蔓——那藤蔓原本有数丈长，此刻被苏摩一提出地面，便立刻向着囊里收缩回去。

“咦，那是什么？”

”幽凰看得奇怪，忍不住踢了踢那个囊——如击败革，里面仿佛还有水在晃荡。

她好奇心大起，双翅一挥，便要斩开那只皮囊看个究竟。

然而苏摩只是一挥手，便将她拦了下去。

“你是要我剖开紫河车呢，还是自己出来？”

”苏摩漠然对着那个囊发问，“如果剖开把你拿出来，你就再也回不去了。”

”囊起了一阵轻微的颤抖，仿佛里面的水在波动：“你为什么要我出来？”

”里面有个诧异惊慌的声音问，竟似女子声调：“捕食错了人，遇到你们这般高手，算是我们命不好——杀了就是，何必多问？”

”“我没有杀你的意思。”

”那个动辄杀人的傀儡师，此刻居然毫无杀气。

“那你要我出来干什么？”

”囊里那个声音问，稍微有了松动。

“我要你看看我是谁。”

”苏摩嘴角忽然浮出一丝冷笑，忽地提高了声调，“把你们的眼睛，都从土里浮出来吧！那么多年浸泡在黄泉的水里，让你们都变盲了么？”

”那样冷肃的声音响彻密林，傀儡师一挥手，头顶浓密的森林全数分开，月光直洒而下。

那一瞬间，整片林子都起了诡异的颤抖，仿佛雷霆陡然击下，那些修长的藤蔓急速缩短，没入了土壤——土底下发出了无数窃窃的议论声，仿佛惊骇地争论着什么。

然后，地底开了无数个小口子，似乎无数双碧色的眼睛看了过来。

“还认不出么？”

”苏摩忽地冷笑，将长衣拂落——月光洒在他身上，美如雕塑。

那种恍非人世的极至美丽镇住了地底下所有的争论，所有声音截然而止，空莽的森林里似乎听得到远处九疑上亡灵的叹息——月光穿过密林、洒落在傀儡师宽阔的肩背上。

在那上面，竟有一条黑色的龙纹，张牙舞爪、直欲破空而去！

“龙之魂！”

”地底的沉静忽然被打破，藤萝们惊呼起来，“是海皇！”

真的是海皇！

”噗的一声，那只被他擒住的囊率先裂开了，藤蔓先伸了出来，然后化为四肢、如同十字星般展开，紧接着一张脸从囊里的水中浮出来，睁开了碧色的眼睛，梦呓般地看着苏摩，开口：“是海皇么？”

真的...是海皇？

我们在这里守着蛟龙，已经等了你很多、很多年.....” “我知道。”

”那一瞬间，苏摩微微闭了一下眼睛，回答。

<<镜·龙战>>

地底一处处的裂开，不知有多少藤萝浮出了地面。

囊口张开，先是四肢，然后是脸，接着是蓝色的长发，最后是身躯——满身淋漓着汁水，无数苍白美丽的女子从地下的囊里滑了出来，仿佛初生婴儿一样、赤裸地坐在土地上，抬起碧色的眼睛看着傀儡师。

“呀，她的眼睛和头发，和你一模一样！”

是鲛人？

“幽凰看得呆了，脱口惊呼。

她明白了，方才那些纠缠的藤蔓，就是这个人从囊中探出的手脚——那些东西居然可以随意变化形体、如藤蔓一样无限地延长，抓取着来往的旅人。

而刚才囊中探出的根茎般的蓝色，则是这个人的一头长发了。

然而同样是碧色的双眸，这些女萝的眼睛却是混沌的，带着一种死气，恍如那些死了的鱼类的眼睛，不瞑地望着世间一切。

在她一眼看过来时，幽凰心里一冷，感觉到了一种非人的气息，悚然一惊，再度脱口：“啊？”

她是死人！

“是的。

”女萝低声，仿佛一离开那个囊，力量就迅速消散，“我们几百年前就死了。

”幽凰为第一次在云荒上看到这样的东西而诧异，打量着，惊诧莫名：“你、你不是鸟灵也不是冥灵

。你算是什么呢？

是鲛人？

怎么死了……还能动？

”“对啊……我们……算是什么呢？”

”女萝低着头，双手交叉着环住肩头，喃喃，“我们被活埋入地下殉葬，已经几百年。

不肯死去，也不能重生，算是什么呢？”

”赤裸而雪白的身体毫无遮掩，越发显得右肩上那个烙印刺眼。

那是奴隶的烙印。

“殉葬？”

”幽凰抬头就看见远处阴冷巍峨的九疑，忽地明白了。

原来，这些都是被殉葬的鲛人……在前朝，因为鲛人数量稀少，因此拥有这种美丽奴隶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空桑贵族巨富无不争相畜养。

有的空桑贵族在临死前，便将生前最珍贵的珠宝或奴隶一起殉葬，一为炫耀毕生财富和权势，二为不可抑制的独占欲——这种行为的极至、便是历代空桑帝王的大葬。

空桑人相信宿命和轮回，所以非常重视地宫王陵的建设。

往往新帝即位的同时、便在九疑山上选址动工修建身后的寝陵，直至驾崩之前、日夜不停。

作为这片大地绝对帝王，空桑王室掌握着天下所有的财富和性命，为了表示这样至高无上的地位，每次空桑帝王薨后，便会在墓前的陪葬坑里活埋无数奴隶和牲畜。

而所有东西里，最珍贵的、无疑就是鲛人。

以密铺的明珠为底，灌入黄泉之水，然后将那些生前宫中最受帝王青睐的鲛人奴隶活着装入特制的革囊中，称之为紫河车，沉入挖好的陪葬坑里，再将坑填平，加上封印。

那便是给帝王殉葬的最贵重的珍宝了。

因为鲛人生于海上，所以尽管土下没有可以呼吸的空气，黄泉之水也极为阴寒，可有些鲛人可以在坑里活上多年而尤自不死。

因为怨恨和阴毒，那些处于不生不死状态的鲛人某一日冲破了封印，从墓里逃脱、化成了可怕的邪魅

。——这个传说是自五百年前，从盗宝者嘴里流传开的。

那些北荒的大盗觊觎王陵重宝，无数次试图闯入机关重重恶灵遍布的墓室。

五百年前的天玺王朝时期，有一个盗宝者成功地撬开了陪葬坑，想挖取紫河车里的凝碧珠——然而，

<<镜·龙战>>

在打开一个被活埋五六年之久的革囊时，他震惊地发现里面的鲛人还活着，而且依然保持着那样凌驾其他种族的惊人美丽，一开眼看到盗宝者，那个鲛人便哀求他救自己出去。

虽然贪图对方的美貌、也知道活鲛人更值钱，但因为地宫机关可怖、恶灵遍布，只身出入都极度危险——那个盗宝者在地宫里满足了自己的兽欲之后，只挖去了凝碧珠，弃尸于地，便孤身返回。

那之后他靠着这一笔的横财、逍遥享受了很多年。

在财富耗尽后，重新落魄潦倒。

一次酒后，他忍不住将此事说出口，向同伴夸耀——然后受到了怂恿，带着更多同伴和更精密的工具、重返王陵。

然而，在下到三百丈深的地底，返回相同处所的时候，那个盗宝者赫然发现那具被他剝去双目的鲛人尸体不见了——不仅如此，那个被他撬开的陪葬坑里所有的紫河车，也全部从这个密不透风的墓室里消失不见！

“你破坏了陪葬坑上的封印！”

“看到当初被盗宝者撬开的一处痕迹，同伴里有人忽然惊呼起来。

那个经验丰富的同行、刹那间似受了极大惊吓：“快走！”

这个墓室不安全了！”

“那一行盗宝者里、最后只有一个人返回了地面。

然而幸存者的神智也错乱了。

“那些手！”

地底下冒出来的手！”

“那人不不停地发抖惊呼，“紫河车里长出来的手！”

“但，没有人理会一个疯了人的话。

十几年后，另一队盗宝者无意中进入了这个空空的墓室，发现了一堆尸体。

令他们惊讶的是、在这几百丈深的地底，居然长着奇异的雪白藤蔓，缠绕着那些遗骸。

那些人的身体早已朽烂成白骨，然而唯独眼珠依然完好，甚至有着活人一样的表情，死死盯着前来的人、露出了乞求和痛苦之意。

那一行盗宝者震惊之下挥剑砍去，一番血战后，藤蔓松开了那些白骨，缩入地下。

那些白骨得了自由，开口说自己也是北荒来的盗宝者，并祈求对方杀死自己——盗宝者大惊，一一询问姓名，才发现那果真就是十多年前失踪在地宫里的先代同行！”

显然，那一行盗宝者受到了极其残酷的报复。

他们被那些地底下伸出的藤蔓抓住，被当成了汲取养分的泥土。

那些东西紧紧裹着他们，一点点吸取他们的生命，却不让他们立刻死去。

这些人就如那些被活埋入地底的鲛人一样、挣扎呼号，却无法死去。

直到十几年后同行无意闯入，挥剑将白骨粉碎、才结束了他们的痛苦。

九疑地宫里鲛人之灵的传说由此而始。

此后还有更多的盗宝者看到过这种诡异而恶毒的东西——那些东西在地宫土壤和水中自由的来去，躲在那个葬身的革囊里，手脚却能无限的延长，宛如土里长出的植物。

因为清一色为鲛人美女，所以也被称为“女萝”。

女萝们抓取地面上的活人、以此为食，群集在一处，仿如白色的森林，在九疑山附近飘忽来去、行踪不定。

多有行人商旅或盗宝者、被这片游弋的森林吞噬，尸骨不留，因此，在云荒大地上、就有了“梦魇森林”的传说。

不同于鸟灵和沙魔，女萝却是安静而本分的，从不露出地面，甚至从未离开过九疑王的封地，只在苍梧和九疑两郡出没，偶尔捕食过往行人，却没有造成过大规模的伤害——因此沧流帝国建立起来后、倒也没有被这些魔物惊动。

然而在今夜，幽凰却第一次看到了这种从不露面的神秘东西。

“你们……一直不肯死，就是为了等待苏摩？”

“幽凰收起了翅膀，讷讷看着那些苍白诡异的女子，“等到他了，又如何呢？”

<<镜·龙战>>

你们……想回到碧落海里去么？

”听得鸟灵这样的问话，被苏摩抓住的女萝首领忽地抬头看了她一眼，用苍白的手臂抱着自己点肩膀，笑了起来：“鸟灵，你还想转生成人么？”

”听出了语气中的讥讽，幽凰怔了一下，却不以为忤：“我们这些怨气集成的东西，气散则消，再也无法进入轮回了。”

”“是呀，”女萝抬起头，看了一眼头顶星星点点的天空，“我们也回不去那一片碧海了……也无法化成云、升到星空之上——若不是凭着一念支撑，还能怎么办呢？”

”“我们尽管化身为魔物，却依然不敢离去、一直在苍梧之渊附近徘徊，守着龙神，也等待着海皇。等着能向那一族复仇的时机到来。”

”她对苏摩点头，似是感慨、也似是疲惫：“海皇，您和龙神一样已经沉默了七千年，无声无息——我以为直到我们的眼睛都化成了土、都无法看到您的归来了。”

”苏摩一直不曾说话，只是站在那一片由死去族人组成的诡异森林里，沉默。

很久以来，他内心都在桀骜地抗拒着加诸于他身上的“海皇”宿命，不承认自己是鲛人的希望和少主、更不希望成为被无形之手操纵的傀儡——然而此刻，在看着那一双双死去多年尤自不肯闭合的眼睛时，某种力量让他忽然无法出口否认。

如果，这个承受了多年苦难的民族、唯一的希望就是自己，那么，不妨就让他们这样希望下去吧……沉默许久，他开口，直截了当：“你们，能帮我什么？”

”“我们知道苍梧之渊最深处、星尊帝当年囚禁龙神的龙宫所在。”

”女萝也不含糊，立刻回答，“我们能带您前去释出龙神，复兴海国。”

如果九疑王被惊动，前来阻拦、我们也能帮您对付那些军队士兵。

”“哦。”

”苏摩简短地应了一声，也不多言，“那么，带路吧。”

”“连夜就走？”

”女萝们有些不安，“您连日跋涉、不休息一夜么？”

”“不需要。”

”傀儡师微微有些急躁，“事情很多，得一件件快些解决——我怕沧流帝国得到消息会前来封锁苍梧之渊，得赶快去和白瓔碰面、一起去破开封印。”

”“白瓔？”

”领头的女萝忽地一惊，迅速变了脸色，脱口，“前朝空桑太子妃？”

您……要去苍梧之渊和她会面？”

”“是。”

”苏摩回答得越来越简短，“空桑现在是我们盟友。”

快走吧。

”然而，整座活动的森林忽然停止了，一时间气氛变得极其凝滞，仿佛风都静止。

那一瞬间迅速凝聚起来的敌意和杀气，让偶人的眼睛蓦地睁开了，手指不知不觉地抬了起来，牵起丝丝引线，隐约放出白光——“你说什么？”

空桑人现在是我们盟友？”

！

”忽然间，一个尖利的声音划破了寂静黑夜，大笑起来，“姐妹们，你们听听！”

‘海皇’说，空桑人是我们盟友！”

……他去苍梧之渊，不是为了释放龙神，而是去见空桑人的太子妃！”

那个一百年前为他跳下白塔的太子妃！”

”树林里爆发出了令人骇然的大笑，那些安安静静说着话的女萝们仿佛触到了什么痛处，忽然间变得疯狂和不安，敌意霍然而起。

“我们弄成这样，全是因为空桑人！”

”“海国所有的鲛人、都和空桑誓不两立！”

几千年的血债，决不能忘！”

<<镜·龙战>>

” “绝不原谅，绝不能宽恕那天罚的一族！”

” “说出这种话的，不是海皇！”

绝不是我们期待的海皇！”

” 在这样疯狂的敌意和愤怒里，苏摩眉间隐约有不耐，却罕见地克制了下去，开口，声音不响，却压过了所有女子尖利的呼叫：“以沧流帝国目前的实力，我们根本无法单独对抗，所以必须要借助空桑人的力量。”

” 树林里那阵疯狂的笑慢慢平息，然而那些女萝睁着没有生气的眼睛、看着月夜下的傀儡师：“空桑人现在躲在水底，也想复国吧？”

怎么能让他们如愿！”

那些罪孽深重的家伙，应该也像我们一样、一辈子活活地关在地底，永远不见天日才对！”

” 苏摩听着，忽然间仿佛忍耐力到了极点，脱口厉叱：“血债自然都要还，可目下你们如果连暂时忍耐也作不到，那就算了！”

——如果觉得我就是什么海皇，那么和空桑结盟就是海皇的决定！”

如果不是，那么这就是我个人的想法，也不需要向你们解释！”

” 那样脱口而出的话语里，带着某种杀气，让那些恶毒诅咒的女萝都安静下来。

“你们都已经死了，不管眼睛闭合与否、都已看不到新一日的阳光，只能在土下怨恨诅咒，”傀儡师冷笑，尖锐得毫不留情，“但是、请别用你们埋入腐土的眼睛，来阻碍年轻的孩子们看不到新的一天——就算我们都在云荒化成了腐土，他们也要回到碧落海！”

” 仿佛被那样一针见血的话震慑，女萝们相互看看，手指纠缠着握紧。

多少年来，她们心心念念想着的、便是如何等待龙神和海皇到来，带领她们向空桑人复仇、血洗云荒，杀尽一切凌辱欺压她们一族的人类……执着那样强烈的怨恨，她们才不能瞑目地活到了今天，她们只关心自己的憎恨和仇视，不肯宽恕分毫——还是第一次想到：海国活着的同族，将来的命运又会如何？”

那些活着的鲛人……又将如何？”

<<镜·龙战>>

编辑推荐

《镜·龙战》海天龙战，其血玄黄。

<<镜·龙战>>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